

• 暨南大学出版社 •

# 论 散文创作

秦牧



# 秦牧论散文创作

张振金 编

秦牧论散文创作

张振金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30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1029—029—0/I·10

定价: 3.00元

# 序

秦 牧

我是在40年代初，抗战时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如用当时的套话，也可以说是“登上文坛”。时间过得真快，屈指一算，已经快50年了。

这近50年间，我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例如：小说、剧本、诗歌、理论、儿童文学，等等，但以写作散文为主。我出版过十几本散文集子，这方面的作品占我的作品总量的80%。因此，人们常常把我称做“散文家”。散文写得多了，也就产生了一丁点儿影响。例如，多少拥有一批读者，有些作品被采用了各种选本，有些作品被选为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这一来，又有若干人成为我的作品的研究者，类此种种，它虽然有时使我高兴，但也使我惶悚，“我真的值得人们这么研究吗？”“究竟我的作品有多少斤两？”这么一些意念，常常飞掠过我的心头。但这是由不得自己的事，人家要研究，你能够怎样？“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作品一公诸世，反响如何，是由不得自己的。

大陆和香港，对我的作品进行研究的大概有十几位，他

1988/10

们都毕读了我已经出版的全部著作，有的人据此编写了研究专书，有的人还出版了关于我的评传。对这些大抵在大学、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报刊编辑部工作的研究人员，我是既感激，又害怕的。他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来读你的书，有的人对我的生平事迹、创作状况几乎到了了如指掌的地步，偶有阐述，常多创见；有些对我自己也很有教益，这不是盛情可感吗！但是，一个人被放在强光灯下照射，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他的皱纹、雀斑、汗斑、疮疤，都无所遁形了。研究者虽说出被研究者的若干优点，但是，对其缺陷，也必定是了然在胸，这就多少有点可畏，也迫使人不敢偷懒了。

这些研究者中，有人对于搜集我的作品，加以整理，不遗余力。我有些作品，就是由他们编辑出版的。例如中山大学的陈衡，编过我的中篇短篇小说选（即《盛宴前的疯子演说》，漓江出版社）。广东社会科学院的张振金，则编了这本《秦牧论散文创作》，将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刊行。

在对我的作品进行探索的研究者中，张振金同志是很有水平的一位。他写的有关文章，条理、文采都有出色之处，使我很受启发。他编的这本书，把我在各个时期发表的有关散文创作见解的文章都搜集起来，一些谈知识积累、文笔情趣、语言艺术的作品，也兼收并蓄。零碎的篇章，得到整理，多少显出一点系统性。我对这样的编法，觉得相当不错，大概读者浏览一下，还是多少有点参考价值的吧。

我从不以理论家自许，从没有写过整本的，十万八万字的《散文论》、《杂文论》一类的书籍。但我也并不认为理论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理论，不过是事物客观规律性的概括罢了。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都有一定的理论（问题是有正

确与偏颇、深邃与肤浅之分罢了)，所以，某一方面行家的经验，都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作家的经验谈也然。自然，某一行的从业者，如果是受到正确的哲学思想的指引，而归纳的事物，又是十分丰富，所用的方法也十分正确的话，那么他所阐释的理论，科学性就越强。正是本着这种信念，我敢于写作一些有关散文理论的东西。我认为：能够概括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阐释的道理也就“虽不中不远”了。

我对于散文(包括杂文)的种种见解，已经见于这本集子的各篇文章之中，在这儿重复详细阐述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提纲挈领讲几句，似乎也有好处。我认为：散文是“文学树”上一个重要的枝桠，它是文学的轻骑，和其它的文学体裁，又息息相关。散文写好了，掌握其它文学体裁，就会更加得心应手。散文和诗歌一样，既可以是文学创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是高级形式。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在有如此深厚散文传统的国度，又碰上了除旧布新，建设社会主义时代，散文是不会衰落的，它将不断发展，欣欣向荣。要写好散文，必须有好的材料，好的文笔，好的思想，而思想、生活、语言技巧三个要素彼此水乳交融，作者才能产生好的篇章。而在这数者之间，思想是主心骨。如果思想贫乏低下，就会“辞愈华而文愈鄙”，在具备生活知识、正确思想的前提下，散文也和诗歌一样，格外要求作者潇洒生动的语言。作者越是多掌握几套笔墨，就越能曲折如意地表现各种事物，做到繁花竞放，多姿多彩。文学应该具备多种功能，除了思想教育功能不在话下外，传播知识，美育，文娱的功能也不容忽视。对文学的作用理解得越全面，就会相应掌握更多的手段进行创作。散文是文学的一

支，道理并无二致。散文作者应该倾诉胸臆，情真意切，作品才能够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感人……多年来我反复陈说的就是这些道理。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真善美的高度统一”，要求作品具有时代精神。自己的一点点儿经验，总不免希望做到与人共享和质诸高明的。

读者可能绝大多数没有想到：我讲的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道理，在极左路线肆虐，强调“突出政治”到了离奇地步的日子里，曾经给我带来了挨斗挨骂，几濒死亡的厄运。我讲的多种多样的题材，生动有趣的文笔，文学诸多功能中有一项是文娱功能，触犯了某些人的大忌，因此那时我就在劫难逃了。现在，事情虽已过去，但是回首前尘，却是仍然令人啼笑皆非和感慨系之的。在这儿记上一笔，让读者们知道，探索真理之不易，我想不无好处。

张振金同志费了很大的劲编辑这本书，暨南大学出版社在出版行业碰到严重困难的日子里，愿意出版这种虽则有点意思，但显然无利可图的作品，我想也应该带上一笔，表示谢意。

1989年11月·广州

## 目 录

|        |     |
|--------|-----|
| 序..... | (1) |
|--------|-----|

### 第一辑

|                |      |
|----------------|------|
| 广阔天空的散文领域..... | (1)  |
| 思想和感情的火花.....  | (10) |
| 园林·扇画·散文.....  | (20) |
| 散文创作谈.....     | (24) |
| 探索和发展散文艺术..... | (34) |
| 散文漫想录.....     | (42) |
| 笔谈随笔.....      | (50) |
| 杂文艺术一得谈.....   | (53) |
| 游记文学的艺术色彩..... | (58) |
| 我们需要传记文学.....  | (61) |
| 短小文学作品的重量..... | (69) |

### 第二辑

|                 |      |
|-----------------|------|
| 敏感·快笔·文学素养..... | (73) |
|-----------------|------|

---

|                    |           |
|--------------------|-----------|
| 生活色彩和笔墨情趣·····     | (78)      |
| 多姿多彩的生活繁花·····     | (81)      |
| 娓娓深谈情趣多·····       | (86)      |
| 谈谈积累丰富常识·····      | (92)      |
| 让创作三要素水乳交融吧·····   | (102)     |
| 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 (106)     |
| 在探索学问的道路上·····     | (114)     |
| 在艰难困顿的道路上·····     | (122)     |
| 我的第一本书·····        | (132)     |
| 30年的笔迹和足印·····     | (135)     |
| 半生文学生涯的缩影·····     | (145)     |
| 我为什么要写《菱角的喜剧》····· | (150)     |
| 我是怎样创作《花城》的·····   | (157)     |
| <br>论秦牧的创作思想·····  | <br>(161) |
| 编后记·····           | (179)     |

# 第一辑

## 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

### 一

散文这枝花，现在自然也和“文学树”上各个枝丫的花一样，都在盛开。但是，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好散文，还有待进一步去发展。趁着许多文学刊物都在注意散文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来关心，来呼吁：让这枝花开得更加绚丽些。

中国散文艺术的传统，一向是异常深厚的。经、史、子、集，子部集部里面的书，大都是散文；经史里面，也不乏精彩的散文。“唐宋八大家”，都是散文家（自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和词人，但他们是以散文家的身份位居八大家之列的）。到了近代，这一文学形式更曾经大大地放射过异彩。鲁迅就认为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卓越的散文作家鲁迅、瞿秋白的作品更大大地丰富了这方面的文学宝库。在一个散文创作传统如此深厚的国家，散文创作的风气是应该十分蓬勃，写散文的好手应该十分众多才对的。

散文因为形式比较短小，既能够敏捷地反映迅速变动的事物，又方便报纸刊物的及时登载；因此，散文创作风气的热烈与否，和我们社会各方面的面貌是否能够被充分地、生动地反映到文学里面来，大有关系。散文的文风怎样，也一定会影响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因为，如果报纸刊物经常登载的散文是十分洗炼精粹的话，短篇小说的作者大概也会受到影响，注意下笔时不跑野马的吧。语言繁冗无味的那一部分诗歌的作者大概也不好意思把作品随便拿出来的吧。

我爱看那些警辟的散文。这个领域是海阔天空的，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较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它也许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论文，和“社会科学”隔壁居住，然而一墙之隔，使这些“杂文”仍然是文学的子女。它或者是个人抒情气氛很强烈的东西，和“诗歌”隔壁居住，然而一墙之隔，使这些抒情文和它的堂姊妹那叫做“诗歌”的性格嗓门，仍然大有分别。它或者是包含着一个故事，和“短篇小说”隔壁居住，然而这“小品文”的声音笑貌，又和他的堂兄弟大有不同。它也许如实记事，也许夹叙夹议，也许气势万千，也许三言两语……样子虽然很多，它们却都属于“散文”这个家族。

那些最好的散文，有的使人想起了银光闪闪的匕首，有的使人想起了余音袅袅的洞箫，有的象明净无尘的水晶，有的象色彩鲜明的玛瑙……一切的散文形式都应该提倡，各种

形式都应该尽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除了先进的思想是长期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之外，内容和形式的老套、单调，任何时候都是文学创作中必须避免的毛病。

## 二

某些人可能有一种思想，是对散文的蓬勃发展很有妨碍的，这就是：把文学形式分列高低，总要封一个“王”，有了王之后，再区分，这个是一品大臣，那个是九品驿丞。分列高低的结果，必然有一些被列为“低”的，为这部分人，在他们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受到忽视和冷落。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过这样的话：“……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象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

这段话，对于那些把文学样式分列高低，并对于某些文学样式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人们，是讽刺得可以的。

那段话指的虽然是旧日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说，现在就连一丝儿“残余影响”也没有了。

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社会原因，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各种文学样式都曾经在某些时期一度高踞过“王座”。

然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在文学领域里，这种封王拜相的把戏，只能够使另一些文学形式受到冷落。写一部长篇小说自然比写一篇童话花的力气多，写一部多幕剧自然比写一首小诗吃力，然而却不能说坏的长篇小说比好的童话伟大，糟糕的多幕剧比一首精彩的小诗崇高，或者不作为具体作品而作为文学形式来说，某种形式比另一种形式高贵。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百花齐放”。因为在表现事物上，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某种具体材料，常常是用某种文学形式来表现就最好，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现味道就差些。这种情形要求我们文学工作者最好努力使自己成为多面手，如果不成，“退而求其次”，最好除了自己搞的小说、戏剧、诗歌、理论等一个“行当”之外，都经常写些散文，因为这和自己的那个行当“相成”而不“相反”。散文的领域如此辽阔，象上面所譬喻的，它几乎和一切的文学形式都紧紧“毗邻”。象搞油画、版画、水彩、炭画的人都各各应该经常搞素描速写一样，从事各种文学工作的人如果都把写散文当做是当然的事情，我们的散文创作的风气就可以大大地发扬起来了。

### 三

对于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发表文艺性的评论，记述令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抨击腐朽落后的事物，……这些事情自然是最主要的，我们也应该有大量的散文担当着这样的使命。

然而，散文创作的内容却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这样的范

围。因为：主要的并不是唯一的，次要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而且“次要”的，也仅仅是和主要的相对而论才成其为次要，就它本身来说，它还是异常重要的。

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散文作品内容很不够广泛，在一些文艺刊物上登的散文，题材范围尤其狭窄。经常是：只有国际小品、社会生活的评论、文艺随笔、读书笔记之类。谈天说地谈得远一点的，象知识小品、旅行记，三言两语的偶感录，私人的日记书简之类，就几乎没有。这种情形，不能说是很妥当的。这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散文应有的新鲜耀目的光彩。

仍得引几句鲁迅先生的话：“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南腔北调集》）如果说在当时那样“夜气如磐”的日子里，尚且需要“给人愉快和休息”的东西，在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那就更需要了。

然而这一部分的作品，在报纸上还可以看到一点，在文艺刊物里，却真是少得可怜了。

有些人也许以为那样的东西是脱离政治。如果出版物里尽是那样的东西，自然可以说是脱离政治，但如果配合地登载一点，却不能这样的看。如果一个人一天有一点儿时间在闲谈、下棋、看花、打康乐球并不算做“脱离政治”的话，为什么在出版物里面登一些拉杂闲谈的知识性的文章，就叫做“脱离政治”？

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人的辩证唯物思想不是在一天间，也不是光靠读几本硬梆梆的书就能够真正树立起来的。通过贯串着辩证唯物观点的一切东西，教育人们、影响人们，是长期的任务。在这种工作上，没有革命功利主义是不行的；然而，把革命功利主义理解得太狭隘，也是不行的。

我们应该有内容异常广泛的散文。

#### 四

散文一般篇幅较短，篇幅短，写起来虽然有它方便的地方；但要写得短而又好，又不可避免有它的独特的要求。

一座大山上有小堆的乱石，时常无损于大山的壮观。但如果一个小园中有一堆乱石，就很容易破坏园林之美。同样的道理，短小的文章特别需要写得简洁和优美。任何的败笔冗笔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时常显得格外刺眼和难于掩饰。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赖于作者具有先进的思想、深刻广泛的生活知识，储备丰富的词汇。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某一方面存在缺陷，就一定给作品带来瑕疵，以至失败、错误，散文无论篇幅怎样短小，对这些方面的高度要求却一点也不应该降低。

思想是一切的灵魂。那些古代流传下来的《师说》、《郭橐驼传》之类的漂亮散文，人们爱读它们，并不由于它们的词藻比作者们的其他作品更加美妙，而在于，它们包含着较活

泼、较有生命力的思想。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其他的一切才会活跃起来。没有思想，或者只有极庸俗低级的思想、但却拼命讲究“铺采摘文”的一些汉赋，后代人对它们所以感到如此没有味道，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缺乏灵魂的。

思想象一根线串起了生活的珍珠。没有这根线，珍珠只能够弃散在地。

我们现在读到的一切动人的散文，它们也许很有词采之美吧，也许有点新鲜的意境吧，然而如果贯串于这一切的不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崇高思想，那些词采、意境也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在我们的作品中，哪怕是短短的一篇文章吧，一定得灌注崇高而健康的思想感情，才能够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

对于美的事物，说声：“这真是美呀！”对于丑的事物，说声：“这真是丑呀！”并没有多少撼人的思想力量。究竟这种美和丑在作者思想上引起的具体反应是怎样的呢？只有表现了这些，才能够引起人各种程度的共鸣。而这才是真正的思想性所在。因为，对于任何东西都懂得说一声“这是物质”，并不等于具体细致地认识了那些对象。

在先进、成熟的思想的指导下，丰富的生活知识、大量的词汇就能够活跃起来了。抓住纷然杂陈的事物的主要的东西写进文章里面，又能够倾注作者的感情，突出地细致地表现它的最主要之点（文学是离不开形象的，形象的刻划总有一些场合是要求细致的，这在任何体裁的文学中都没有例外，在散文里面，也总有它要求工笔描述，以达到细腻、强烈的地方）。而作者运用的词汇呢，又是最恰到好处，栩栩传神的，这样，作品就能够比较新鲜、活泼、光彩和动人

了。

为了做到这一步，要求散文作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词汇。这里说的生活知识，包括广泛的直接和间接的知识；这里说的词汇，包括大量的口语和一些还有生命力的成语。要使文笔锋利简洁，非得对于语言文字有高度的敏感和驾驭能力不可。这一点对于任何文学体裁的作家都是一样的。而对于诗人和散文作家，毋宁说要求还要特别高些。

文学是通过个性表现共性的。它时常要求作者不回避表现自己。诗和散文，对作者这种要求更加显著。在“直诉胸臆”和倾泻感情的时候，如果一个作家回避表现自己，就不可能写出精彩动人的文字，也不可能给人任何亲切的感受。因为他只能讲一般的道理，用一般的语言，而不敢写出具有个性的见解，具有独特风格的语言，而没有独特风格的文学作品又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其实问题不在于表现“我”有什么不好，而在于这个“我”究竟是个人主义的、脱离群众的、低下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和群众共呼吸的、崇高的？我想，真正动人的散文，那个作者的音容笑貌，是总会浮现在读者们面前的。熟练的猎人一扳枪就能够射中飞鸟，高明的医生一开刀就能正中患处。这种“指顾之间”的灵巧的动作，都是长年累月培养而成的。一篇小小的散文也许写作的时间仅仅是一两个小时，但却要求作家具有深厚的素养，而且不断扩大和丰富这种素养。把散文当做是“小功夫”，“掉以轻心”的写作态度，是很不利于我们散文创作的繁荣发展的。即使是怎样熟练的名家，我们也要求他们在写作一篇小文章的时候，采取“狮子搏兔也用全力”的态度。当报纸刊物有大量老练精粹的文章可读的时候，正象上面说过的，这将对整